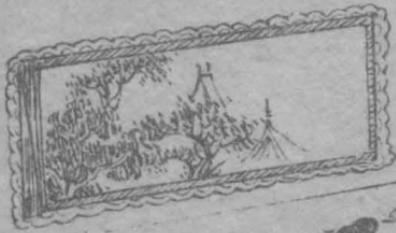


繪圖
五代史通俗演義

冊三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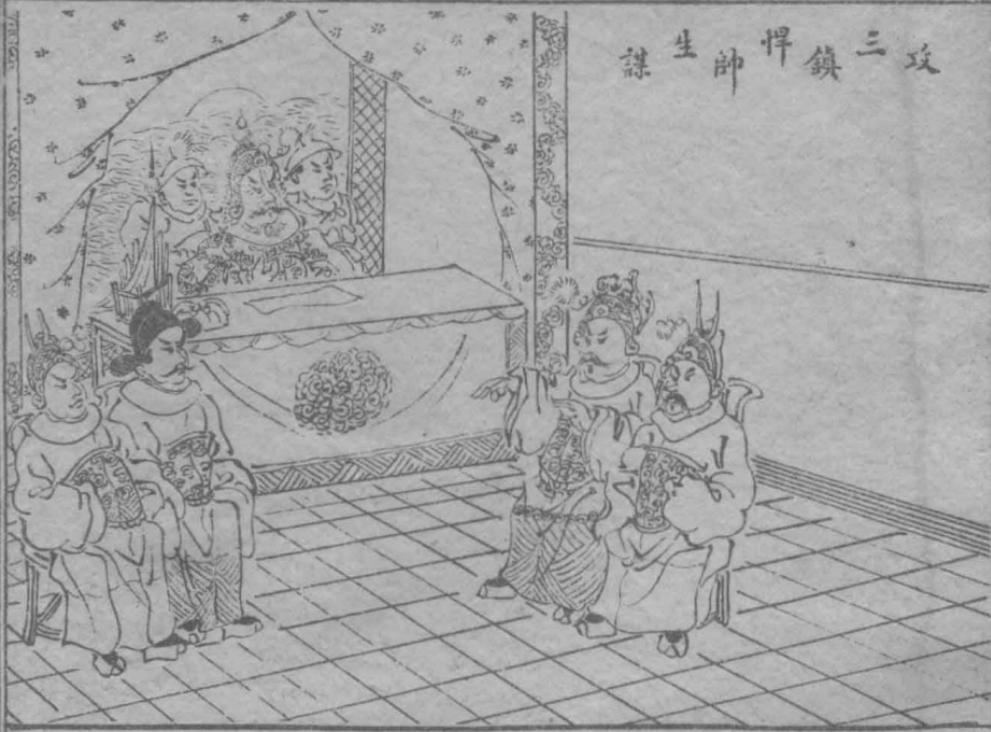
王德妃更衣承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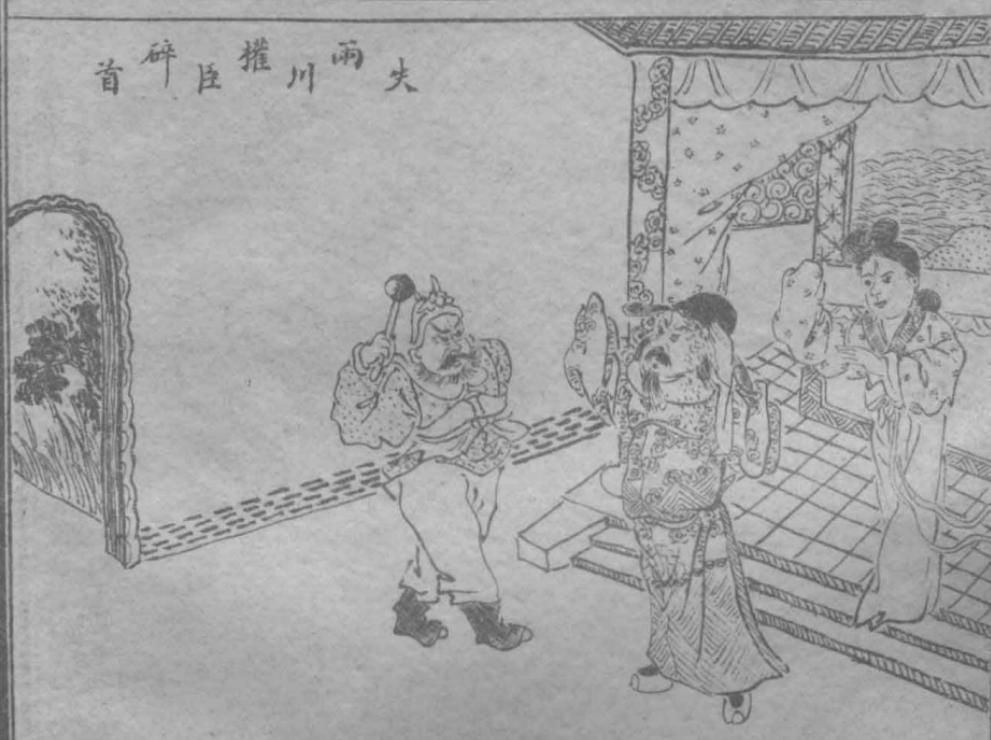
唐明宗焚香祝天



攻三鎮悍帥生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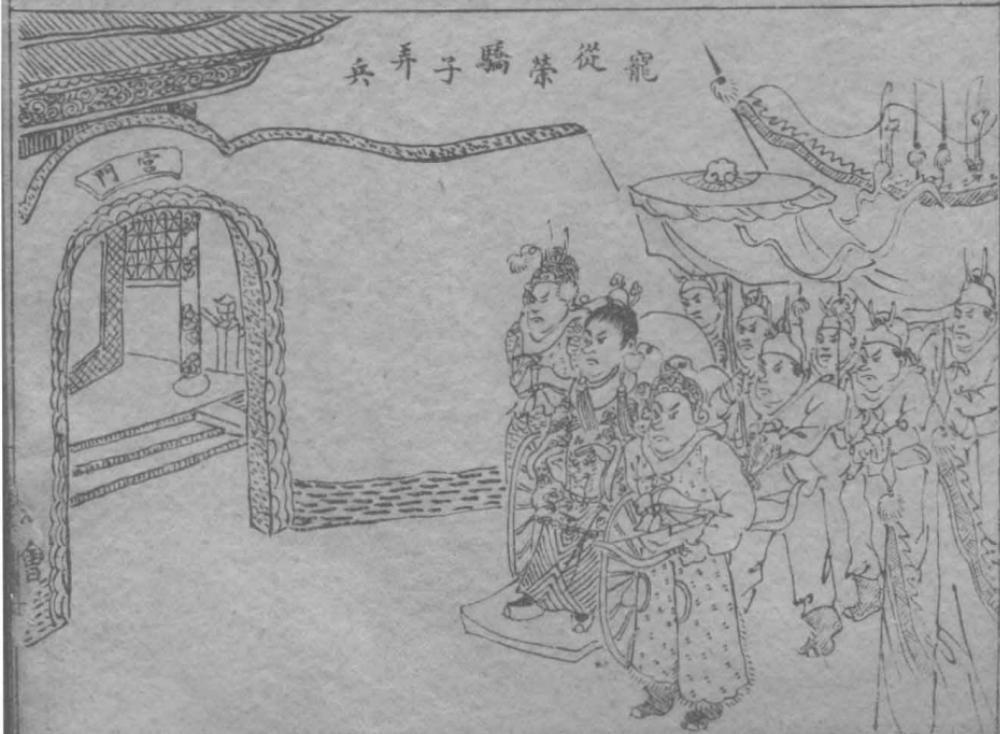
失兩川摧臣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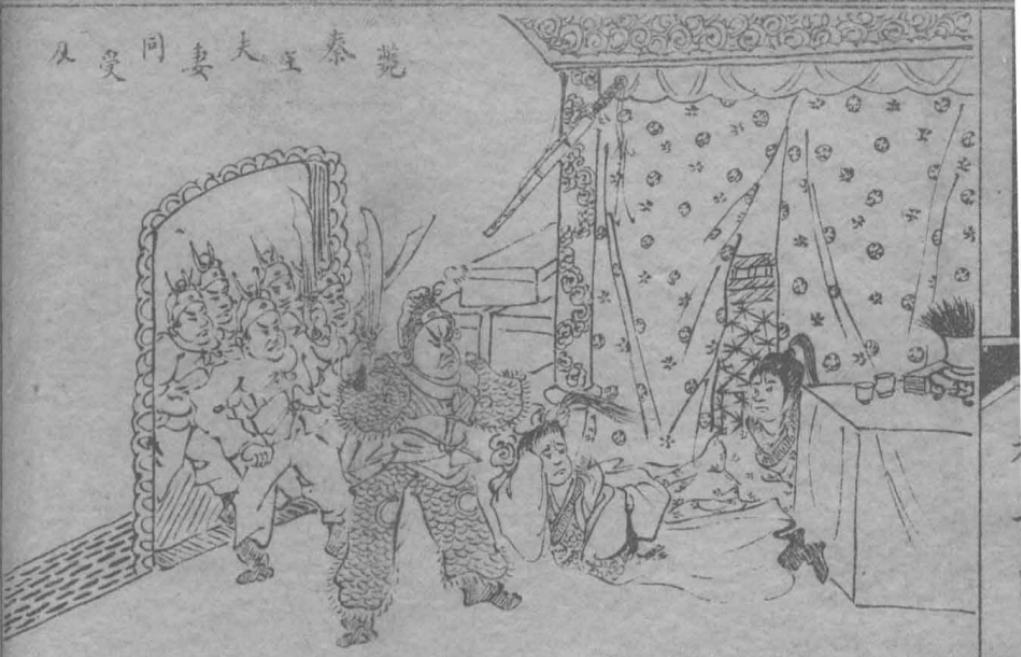
董璋亂兵殺賣主



寵從榮驕子弄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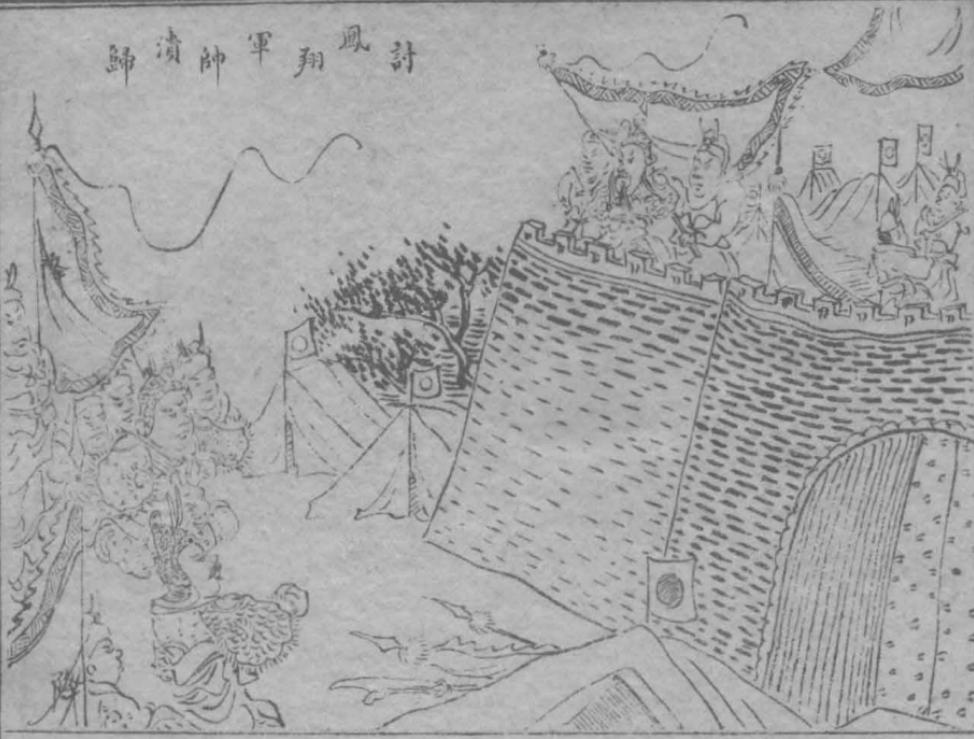
魏秦王夫妻同受从



號蜀帝
父子
迭稱雄



計鳳翔軍帥潰歸



入洛陽
藩王
篡位



衛州
解賊臣
驥故主



長春宮逆子弑昏君



詩詞

潮公主
醉戲
戎



援石郎番兵破敵



契丹主冊立晉高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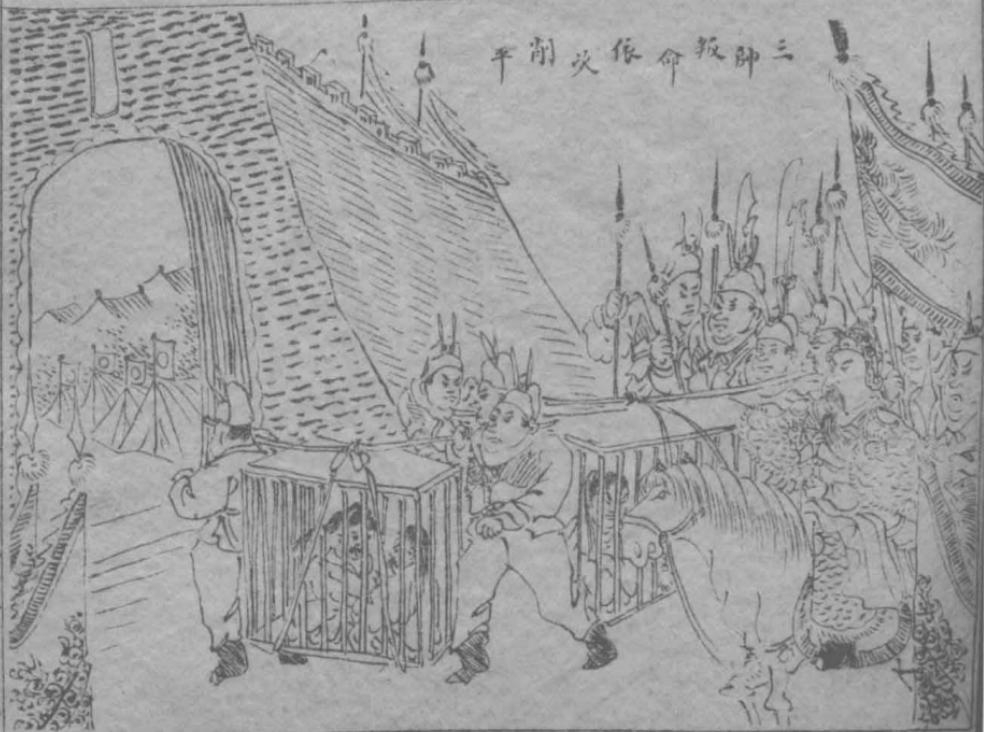
迷律后笑罵趙大王



一炬成灰到頭學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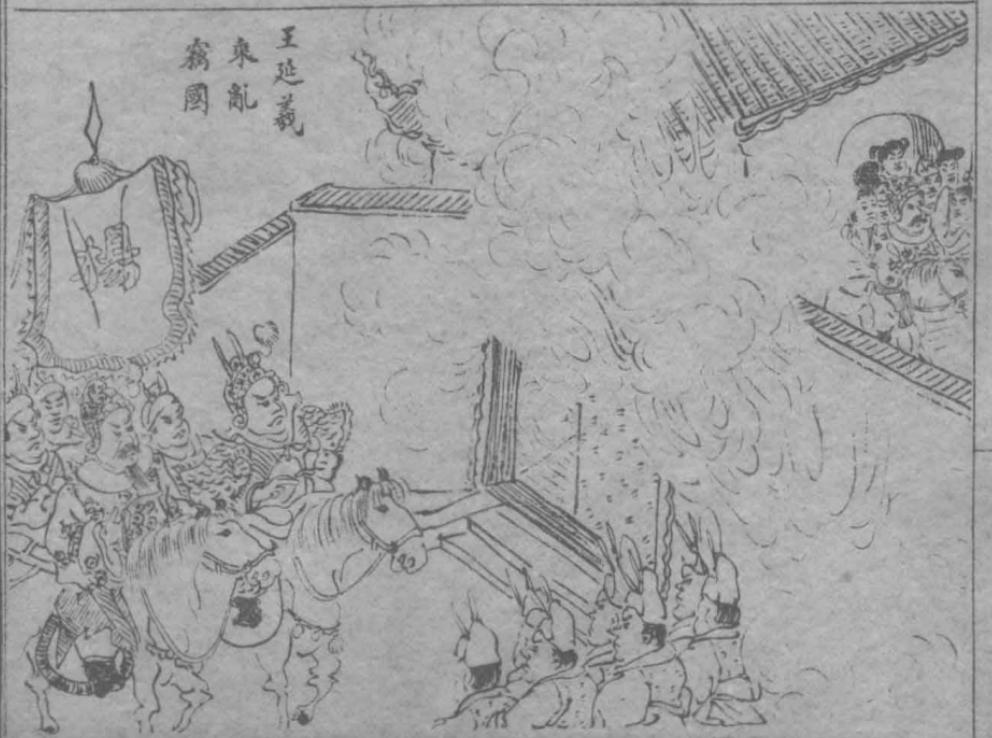
三師叛命依父削平



楊光遠 貪利噬人



王延義
東亂
竊國



第二十一回 王德妃更衣承寵

唐明宗焚香祝天

却說唐主李嗣源寵任樞密使安重誨。連他矯制與否，亦未嘗過問。重誨寃殺任圜，繞行奏聞。唐主反詔數圜罪，說他不遵禮分，潛附守殷，應該處死。惟骨肉親戚僕役等，竝皆赦罪云云。在唐主的意見，還算是格外矜全。其實已為重誨所蒙蔽，枉害忠良了。重誨為佐命功臣，因此得寵。還有一個後宮寵妃，與重誨陰相聯絡。每在唐主面前，陳說重誨好處。唐主益深信不疑。原來唐主正室，係是曹氏，只生一女，封永寧公主。次為夏氏。生子從榮、從厚。妾為魏氏，就是從珂生母。由平山擄掠得來。見前又有一個王氏女，出自邠州餅家，為梁將劉鄆所買，作為侍兒。及年將及笄，居然生成一副絕色。眉如遠山，目如秋水，鼻似瓊瑤，齒似瓠犀。當時號為花見羞。得鄆鍾愛，鄆死後，此女無家可歸。流寓汴梁，適嗣源次妻夏夫人去世，另求別耦。有人至安重誨處，稱揚王氏美色。重誨即轉白嗣源。嗣源召入王氏，仔細端詳，果然是艷冶無雙，名足稱實。雖王氏行誼不同，劉后但也是朝物。從來好色心腸，人人所同。難道唐主嗣源見了美色，有不格外愛憐麼？况王氏身雖無主，尚帶得遺金數萬。至此多費給嗣源。嗣源既得麗姝，又得黃金，自然喜上加喜。寵上加寵。即位未幾，封曹氏為淑妃。王氏為德妃。王氏尚有餘金，又贈遺嗣源左右。與嗣

源諸子。大家得了錢財。那個不極口稱贊。並且王氏性情和婉。應酬周到。每當嗣源早起。盥櫛服御。統由他在旁侍奉。就是待遇曹淑妃。亦必恭必敬。不敢少忤。及曹淑妃將冊為皇后。密語王氏道。我素多病。不耐煩勞。妹可代我正位中宮。王氏慌忙拜辭道。后

為帝匹。即天下母。妾怎敢當此尊位呢。

初意却還可取。既而六宮定位。曹氏雖總掌內權。如同虛設。一切處置多出王氏主張。王氏既已得志。到也顧念恩人。如遇重誨請托。無不代

為周旋。重誨有數女。經王氏代為介紹。欲令皇子從厚娶。重誨女為婦。唐主恰也樂允偏重誨入朝。固辭轉令王氏一番好意。無從効用。看官聞此。幾疑安重誨是個笨伯。有此內援。得與後唐天子結作兒女親家。尚然不願。豈不是轉捲冰上人懊悵麼。那知重誨並非不願。却是受了孔循的愚弄。循也有一女。方運動作太子妃。一聞重誨行了先着。不禁着急起來。他本是刁猾絕頂的人。便往見重誨道。公職居近密。不應再與皇子為婚。否則轉滋主忌。恐反將外調呢。重誨是喜內惑外。又與循為莫逆交。總道是好言進諫。定無歹意。因此力辭婚議。聰明反被聰明誤 循遂托宦官孟漢瓊入白王德妃。願納女為皇子婦。王氏因重誨棄負盛情。未免介意。此時由漢瓊入請。樂得以李代桃。便乘間轉告唐主。玉成好事。重誨漸有所聞。纔覺大怒。即奏調孔循出外。充忠武軍節度使兼東都留守。唐主勉從所請。可巧秦州節度使溫琪入朝。願留闕下。唐主頗喜他恭順。授為左

驍衛上將軍別給廩祿過了多日。唐主語重誨道。溫琪係是舊人。應擇一重鎮俾他為帥。重誨答道。現時並無要缺。俟日後再議。又隔了月餘。唐主復問重誨。重誨勃然道。臣奏言近日無闕。若陛下定要簡放。只有樞密使可代了。唐主亦忍耐不住。便道。這也無妨。溫琪豈必不能做樞密使麼。重誨也覺說錯。無詞可對。誰叫你如此騎橫。溫琪得知此事。反暗生恐懼。好幾日托疾不出。成德節度使王建立。亦與重誨有隙。重誨說他潛結王都。陰懷異志。建立亦奏重誨專權。願入朝面對。唐主即召令入都。建立奉詔即行。馳入朝堂。極言重誨植黨營私。且說樞密副使張延朗。以女嫁重誨子。得相援引。互作威福。唐主已疑及重誨。又聽得建立一番奏語。當然不樂。便召重誨入殿。重誨也含怒進來。惹得唐主愈加懊惱。便顧語重誨道。朕擬付卿一鎮。暫俾休息。權令王建立代卿。張延朗亦除授外官。重誨不待說畢。厲聲答道。臣披除荆棘。隨陛下已數十年。值陛下龍飛九重。承乏機密。又聞三載。天下幸得無事。一旦將臣擅棄。移徙外鎮。臣罪在何處。敢乞明示。唐主愈怒。拂袖遽起。退入內廷。適宣徽使朱弘昭入侍。便與語重誨無禮。弘昭婉奏道。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。奈何因一旦小忿。遽加摈斥。臣見重誨語多拗戾。心實無他。還求陛下三思。唐主怒為少霽。越日復召入重誨。溫言撫慰。建立乃陞辭歸鎮。唐主道。卿曾言入分朕憂。奈何辭去。建立道。臣若在朝。反累陛下動怒。不若告辭。唐主道。

朕知道了。會同平章事鄭珏表請致仕。有詔允准。即令建立為右僕射。兼同平章事。既而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。循乘便入朝。厚賂王德妃左右。乞留內用。安重誨再三奏斥。仍促令赴鎮。皇姪從璵。素性剛猛。不為人屈。從前唐主幸汴。往討朱守殷。留他為皇城使。他召客宴會節園酒後忘情。戲登御榻。當日並無人糾彈。蹉跎年餘。反由重誨提出劾奏。貶為房州司戶參軍。尋且賜死。此外挾權脅主。黨同伐異。尚難盡述。義武節度使王都。在鎮十餘年。因與莊宗結為姻親。曾將愛女嫁與繼岌。所以累蒙寵眷。屬州得自除刺史。所出租賦。皆贍本軍。至莊宗已歿。繼岌自殺。唐主嗣源即位。尚是曲意優容。不加徵索。獨安重誨屢加裁抑。且說他逼父奪位。心不可問。因之唐主亦隨時預防。會契丹屢次犯塞。唐廷調兵守邊。多屯駐幽易間。免不得仰給定州。都不願輸運。遂有異圖。再加心腹將和招訓。勸都為自全計。都即遣人至青徐岐潞梓五鎮。賚投蠟書。約同起事。偏五鎮概不答覆。令都孤掌難鳴。乃復募得說客。令勸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。晏球不但不從。反飛表唐廷。報稱都反。唐主便命晏球為招討使。發諸道兵。進攻定州。都至此已勢成騎虎。不能再下。只好糾衆拒守。不反烏乎死不死一面向吳首禪。禪處求救。啗以重賂。禪遂率萬騎來援。突入定州。晏球見番兵氣盛。不如讓他一舍。退保曲陽。那禪餒即揚揚自得。與都合兵進攻。將至曲陽附近。伏兵猝發。左右夾擊。把禪餒等。

一鼓殺退晏球。乘勝追擊，拔西關城。作為行府，令祁易定三州。土民輸稅供軍，都與充饑，困守孤城。呼禿餒為餓王，屈身奉事，求他設法免患。禿餒乃替他乞師契丹。契丹亦發兵相助。都遣部將鄭李璘、杜弘壽等往迎契丹軍。適被晏球僨悉，潛師邀擊。把李璘、弘壽一併擒回，斬首示眾。都益覺氣沮。至契丹兵到，方與禿餒開城相會。合兵襲破新樂，復逼曲陽。晏球憑城遙望，見來軍輕佻不整，可以力破。便召集將校，指示敵隙。方下城宣諭道：「王都恃有外援，躍馬前來。我看他趾高氣揚，必然無備，可一戰成擒哩！」今日乃諸軍報國的時間，宜速去弓矢，概用短兵接戰，不得回顧。違令立斬。此令一下，全軍應命。當即開城出戰。騎兵先驅，步兵繼進。或奮戈，或揮劍，或持斧，或挺刃。不管甚麼死活。一齊衝殺過去。晏球在後督戰，有進無退。任你番騎精壯得很，也被殺得七零八落，死亡過半。餘衆北遁，都與禿餒拚命逃還。契丹敗卒走回本國，途中又被盧龍軍截殺一陣，只剩得寥寥無幾。脫歸告敗。契丹主耶律德光再遣酋長惕隱一作特哩哀
係契丹官名來救定州。又為王晏球殺敗。仍然遁回。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復遣牙將武從諫埋伏要路，截住歸踪。惕隱不及防備，被從諫突出一槍，搠落馬下。活捉而去，并擒得番目五十人。番兵六百人。趙德鈞遣使獻俘解至洛都。廷臣請駁戮示威。唐主道：「此等皆虜中驍將，若盡加誅戮，使彼絕望。不如暫行留存，藉抒邊患。」乃赦。惕隱及番目五十人。餘六百人，一

體處斬契丹。兩次失敗，不敢再入。唐主即遣使促晏球攻城。晏球與朝使聯轡並行，至定州城下。指閱形勢，揚鞭密語道：「此城如此高峻，就使城主聽外兵登城，亦非梯衝所及。徒喪精兵，無損賊勢。不若食三州租賦，愛民養兵，靜俟內潰，自可不戰而下了。」確是將客

朝使返報唐主。唐主乃不再催逼。好容易過了殘年，直至次年。四年即天成二月定州內亂。

都指揮使馬讓能開城迎納官軍。晏球麾軍直入都閩，家自焚。負心人應該如此

</